



智性幻想小说的崛起

——评我爱小豆的网文创作

□何亦聪



网络文学并非通俗文学在互联网时代的翻版。如果将通俗小说比作饮料,那么文学是水,类型元素则是风味剂。相形之下,网络小说更像是文字化的容器,它可以容纳读者对特定趣味的追求,也可以容纳作者的知识背景、职业经验等,但这些“风味”都会直接呈现出来,无需“水”的溶解

我爱小豆的首部作品《骑士征程》于2017年在纵横中文网连载,不到9年时间,他的创作量已超2500万字。目前《灰烬领主》《源力过载》两部作品仍在连载中,前者总字数超过1200万,即使在盛产鸿篇巨制的奇幻小说领域,这样的篇幅也并不多见。近年来,网络文学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,一部分偏爱“小白文”的读者被短剧、短视频或番茄小说免费模式分流,余下的读者则对网文的品质产生了更高的要求。我爱小豆的创作恰恰始于变化发生的时段,他的3部小说均登上了百度榜单榜首,不仅全网点击过亿,且已完成英文授权,他也入选了2022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新人榜。我爱小豆的作品风格颇能说明当下网络文学的一种趋势:“智性”与“幻想”并重,前者意在确立理性的内核,后者意在融合多种类型元素搭建幻想世界。

在近年来的网络小说中,我特别注意以下三类创作方向:其一,有意融合来自话本、民间故事、武侠小说的传统写作风格,具有鲜明的本土审美特征,从《鬼吹灯》到《泼刀行》,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脉络的延续。其二,以现代意识与理性思维为内核,选择特定的专业题材进行创作,比如前些年盛行的工业文(如齐橙的《大国重工》《材料帝国》等),又或者近年不断涌现的种种职业文。其三,更大跨度地运用多种元素,凭借智性加以糅合,即“智性幻想小说”。智性幻想小说大约于2017年后开始崛起,现象级作品《诡秘之主》就是典型代表,我爱小豆的小说则在这股浪潮中开辟出一条“硬核幻想”的创作新路。他构建了一个以“巫师文明”为核心的宏大世界观,在此基础上,糅合科幻、西方奇幻、克苏鲁、工业文、东方修真等元素,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。

网络文学发展至今,无疑已经进入一个“后爽文时代”,换句话说,2010年代网络小说所惯用的那种无脑开挂、个人逆袭等套路,已显得过时。读者越来越渴望一种更有“难度”且持续性的爽感,这种“爽感”的制造不仅要求写作者具备更多的耐心,也必然要求更丰富、更完备的知识背景。就像《诡秘之主》里所说的:“知识就是力量”,这句老话构成了后爽文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。某种程度上,智性幻想小说是用“认知爽感”取代了过去网文的“情绪爽感”,这在我爱小豆的作品中体现得颇为明显。总体来看,我爱小豆的小说属于典型的“设定优先型”作品,相比之下,人物其实并非那么重要,甚至叙事的流动在某些时刻也需让位于设定解说,因此,小说整体节奏会趋于慢热——读者需要一定的阅读时间或经验积累才能深入虚构的世界。

“理工科写作”及其特点

从《骑士征程》到《源力过载》,我爱小豆作品的智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鲜明的理性化思维,甚至具有某种“理工科写作”的观感,表现为:

首先,我爱小豆所建构的巫师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理性、科学化的文明,其发展由探索真理的欲望、实用主义精神、先进科技与军事力量、严密高效的组织结构所驱动,其中并不包含多少浪漫或神秘因素。小说中魔法的本质是科学,魔法师本质上是自然规律的探索者,其成长过程是知识的习得过程。《骑士征程》里写道:“任何不是百分之百的结果,对于理性、科学的魔法师来说,都与百分之零无异,这



是一群在真理道路上,追求完美的疯子。”《灰烬领主》中的塞恩最重要的性格特点就是理性,这也是魔法师的“集体性格”。而“巫师联盟”则更接近一个融合了政治、军事、科学、技术等多方力量的知识共同体。

其次,我爱小豆作品的故事设定乃至叙述,都基于一种高度准确的量化分析风格。比如,《骑士征程》《灰烬领主》都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描述虚构世界背后的规则体系,包括生命层次、文明等级、位面等级、魔法师的力量等级、巫师联盟的结构及运行,乃至具体的积分制度、考试制度、贸易规则、定价机制、军械技术等。这种量化分析风格的优势有二,一是可以营造叙事的“可视性”,比如,《源力过载》中常常用数据或比例描述源力消耗,这种“可视性”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游戏思维;二是可以确保小说在千万字的巨量篇幅下不至于前后矛盾、设定坍塌,这也是“架构宏大、逻辑严密”的重要依托。

再次,相比早期玄幻小说对人物天赋的极致渲染,我爱小豆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制度设计与个人能力并重的特

点,这一特点同样与游戏思维有关——游戏的乐趣就在于通过个人操作来应对规则与挑战。比如,《骑士征程》里的洛克、《灰烬领主》里的塞恩,他们都属于能够利用制度,进而突破制度、反哺制度的强者。在阅读过程中,读者的注意力并不完全聚焦于人物,而是更多地将人物放在世界、制度的背景下去理解,个体成长的背后是宏大的文明史诗。

将熟悉的配方调和成不同味道

网络文学并非通俗文学在互联网时代的翻版。如果将通俗小说比作饮料,那么文学就是水,类型元素则是风味剂。相形之下,网络小说更像是文字化的容器,它可以容纳读者对特定趣味的追求,也可以容纳作者的知识背景、职业经验等,但这些“风味”都会直接呈现出来,无需“水”的溶解。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,网络文学已形成种种“知识公域”,写作者在公域中拣选材料,进而完成自己的故事设定——这反而有点接近古典诗的写作与接受情况,“事”和“典”都可共用,效果如何则端赖作者才力。网络文学的读者并不期待一个全新的世界,他们渴望的是作者将熟悉的配方调和成不同的味道。

为了建构宏大的世界观,我爱小豆运用了来源不一的类型元素。以《灰烬领主》为例,这部小说糅合了《龙与地下城》的位面体系、职业体系、技能体系、种族设定与等级制度,科幻小说的星际元素如星舰、星际军团、空间要塞、星域文明等,西方神话元素如海王亚瑟、美人鱼白星、深渊魔龙古斯通、神奇世界、启示录等,中国神话元素如仙域文明、西极佛国、元始天尊、燃灯佛祖、先天灵宝、南明之火、涅槃离火等。其他碎片化元素如黑魔法学院或超级赛亚人贝吉塔等,也都有可推测的来源。这些类型元素构成了读者的前理解或背景知识。

从技术层面看,我爱小豆作品的设定有两个重要优点:第一是有有机性。巨量的类型元素放进一部小说,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“破次元”倾向,但读下来却并不会给人太强的拼贴感,这有赖于底层逻辑的扎实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作者都试图用技术理性去解释小说中的事物、能力与现象,进而消除类型边界。更确切地说,我认为其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是“能量守恒”,源力消长,天道轮回,乃至具体的干预、补偿等,都是立足于此。

第二是可模拟性。如果说传统幻想小说的出发点是“避世”——另行虚构一个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的沉重,那么网络幻想小说的出发点就是“模拟”——通过设计一套可模拟的运行规则来满足自身的代入需求。当然,避世与模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,其间还是存在叙事驱动力的分别。我爱小豆的作品不是创造了一个世界,而是创造了一套规则,正是这套规则将“智性”与“幻想”融为一体,而这种新型的智性幻想小说,或许也将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在世界幻想文学谱系中画下的浓重一笔。

(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我爱小豆,本名段博文,1997年出生,中国作协会员,纵横中文网独家签约作者。2017年开始网文创作,深耕奇幻领域,著有《骑士征程》《灰烬领主》《源力过载》等,累计创作超2500万字,全网点击量过亿,入选2022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新人榜。

我写网文有个习惯,动笔前必先敲定主线与大纲,落笔后便以初始设想贯穿全文、绝不动摇。但网络作者行文周期长,难免遭遇各类问题,其中读者反馈尤为关键。我乐于倾听读者声音并按需调整,却绝不改动作品整体框架,仅在细节处精雕细琢,打磨作品质感。

我的创作初衷有三:取悦自己,在文字中获得精神满足;取悦读者,于共鸣中收获认同;积累财富,让创作成为可持续事业。而坚持,正是网文作者的立身之本。我入行八年多,前三年几乎颗粒无收,对网文圈“剩者为王”的说法深以为然——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、打磨自我,方能沉淀出优质作品。

创作中我有个小技巧:捕捉日常“爽点”,以其为核心反向推导剧情,再自然融入叙事。我戏称这是“为了一碟醋,特意包了顿饺子”。经数年两千多万字的创作实践,我深切体会到这种写法契合网文逻辑,读者反馈与市场表现均印证了其可行性。

我也乐于借鉴他人所长。同行作品的精妙点子、影视动画的触动情节,我都会以创作者视角拆解分析,探究其核心逻辑与用意,再结合自身风格化用于笔下。这种尝试虽非次次成功,偶有“东施效颦”的差评,却都是我的成长养分。我始终以学习者自居,在试错中精进,至今仍觉得还有诸多创作领域值得我去探索。

我始终坚信,写作者不应闭门造车。我热爱旅行,这也是自由职业的网文作者的一大优势;同时热衷于参加各类创作培训,既为学习具体技巧,也是在与不同人、不同同事的碰撞中积累灵感——对内容创作者而言,眼界与阅历本就是最好的灵感源泉。

更新数量亦是网文创作的重要一环,我算是勤奋的那一批网文作者,但也时常需要与懒惰作斗争。不过想到有大批读者在固定时间翘首以盼,这份期待便化作了强劲的创作动力。我深知,充足更新能为读者带来惊喜,过往“爆更”时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份期待的分量。看着读者因作品满心欢喜,我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。当然,数量绝非核心,内容才是立足根本,这也是我每日钻研的课题。读者们(我亲切称他们为“豆粉”)评价我“量大管饱”,我也始终坚守这份约定,以笔为媒,持续为他们带去欢乐与陪伴。

最后,强健体魄是高产量创作的基石。我常通过游泳、爬山、慢走保持身体活跃,以此支撑高强度的创作节奏。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,这话对网文作者同样适用。我不知道我的创作之路能走多远,但此刻仍在稳步前行,期待未来写出更多让读者喜爱的故事。

「眼界与阅历本就是最好的灵感源泉」
□我爱小豆

访谈

因情而起,为情而歌

——专访网络作家管平潮

□璐若冰

璐若冰:管老师好!从《仙剑烟生》到《仙剑剑雨录》,从《九州牧云录》到《仙剑问情》,您的小说并不强调修炼升仙,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烟火人间的情感日常。您为什么将情感作为最重要的创作理念?

管平潮:因为这样最能和读者产生共鸣。读者都是有感情的人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除了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,其实他或她的内心更看重的还是“情”。作为仙侠仙侠题材,有句话说:侠之小者,为友为邻;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其实仔细想想,这些也都是情。所以对读者来说,总有一种情适合他。我把“情”作为最重要的创作理念,还因为具体的故事里,人物骨子里表现出来的情感,才是更深层、更高级的东西,也更能打动人心。这并不是说浅层的东西不重要,而是那些深层的东西更值得我们重视。在我看来,情比较深层,所以,我的作品重视情。当然这个情不是狭义的爱情,而是涵盖了爱情、友情、亲情、兄弟情、姐妹情等等。

璐若冰:您对情的理解也让我想到,当下的仙侠偶像剧总是极力描写情感,却很难得到观众认可。甚至有网友说,从前的仙侠剧是为苍生放弃个人小爱,现在的仙侠剧却是为个人情爱忽视芸芸众生。您如何理解这一说法?

管平潮:我感觉这种说法描述了客观的现象,一时的潮流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,其中就有商业因素。很可能,事情的最开始是有一部仙侠剧,忽视芸芸众生、只为个人情爱,结果这剧火了。当然它火的原因未必是刚才这一点,但商业是厌恶风险的,一看这剧火了,就总结经验,并且倾向于模仿,觉得这样能把商业风险降到最低——他们认为有这样的。

于是他们就眼睛一亮:好哇!咱们的男女主角也这么干!如果苍天阻止他俩谈恋爱,那就毁灭苍生吧!有句话叫“存在即合理”,也不用过于指责这种现象。我个人相信市场的力量,当一窝蜂模仿、类型固定僵化,市场也会审美疲劳,观众会用脚投票,自然而然,会有一股自我修正的力量。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“审美是个轮回”。

璐若冰:我注意到您分析这个现象时,更多是从生产方的角度解释。那么,作者在具体创作中应该如何避免主角中心主义的写法?

管平潮:我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:主角的各种感情,都在跟他人、外界互动,爱情是跟伴侣、对象的互动,友情是跟战友、主角团其他人的互动,亲情则是跟家人或家人型朋友的互动,后者虽无血缘关系但处得像兄妹。上述是基本的定义,我想说的是,为了避免主角单一中心视角,我写作时的这种互动并不只是从主角的视角出发,而是相对平均发力,就是在每一对情感CP中,也描写主角之外对方的想法、感受、响应。

另外,我在近年的作品中给出了一个更直接、更好用的解决办法:每个阶段剧情的重要角色,无论属于正义、中立还是反派阵营,我都会给他设计专属的人生。于是他自然而然有专属于他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,如此一来,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全书变成主角单一视角,从而不让戏份过度集中于主角。

这么做之后,也会达到很好的群像效果,以及让所有重要的角色更立体、更生动、更有“活人味儿”。就我近几年的实践来看,效果很好,读者甚至会喜欢上上一个只是阶段出现的人

管平潮,本名张凤翔,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。2004年开始网文创作,代表作有《仙剑奇侠传》《仙剑问情》《九州牧云录》《大话西游》《血歌行》等。

物,这真的是作者梦寐以求的一种效果。

璐若冰:最近AI特别火,一些网文平台也纷纷启用AI写作助手,这件事您怎么看?您平时会用AI写作吗?

管平潮:AI写作助手,我觉得是好事。我平时写作用的工具,是阅文出的“作家助手”,它上面就有AI写作助手,叫“妙笔”。我现在回答您的采访问题,就是在作家助手上写的——当然,没利用AI来回答。我觉得,AI已经来了,简单的抗拒是没有用的,咱们还是要了解它、拥抱它,取它所长,来辅助我们更好地创作。

璐若冰:在AI的冲击下,我们真人写作者应该在哪些维度上倾注更多努力?

管平潮:在AI大潮来临时,网络作家想持续生存甚至突破,我觉得要更侧重真人体验的方面。有时候,我们的现实社会大大小小、方方面面,会反逻辑、不尊重事实、很人情世故。而这有时候并没有对错,类似善意的谎言。作为映射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,有时候这种反逻辑、不顾事实的发展,才是社会



真实,反而要这么写才对。而AI不这么写,那它反而错了。比如,之前提到的更极致的情感共鸣,我觉得这种属于体验类,是我们活人比纯理性的AI更擅长的地方,所以可以加强这方面。简单说,我们需要以己之长、击彼所短。

璐若冰:也许AI会模仿人类的语言和叙事技巧,但始终不能模仿我们对社会真实的情感,为真情、写真情将是我们的突破口。

管平潮:没错,现在大家都在说创新,在我看来,创新其实也和情有关。创新不是瞎想,要有基础,要让人共鸣。这种共鸣,既是鲜活的现实生活,更是从生活中发现真挚之情。道理很简单,因为我们的读者,首先是每天生活着的人,只有我们不断创新,从生活中来,才能吸引他们、打动他们,从他们的角度,也更容易产生共鸣、引发喜爱。我甚至有个极端的想法:不能让人共鸣的创新,不是好创新。或者说,让人共鸣的情感,本身就是最好的创新。

(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)